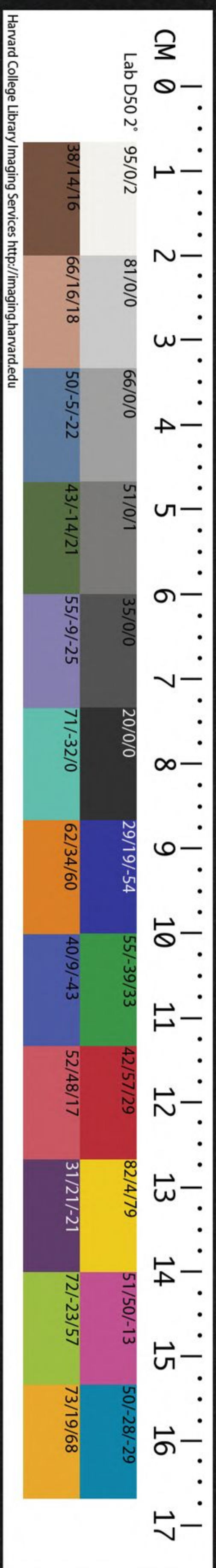


4

T435/114

鄭 齊 魏

四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DEC 18 1961

詩經廣大全卷六

 鄭

譜云初宣王封母弟友于宗周畿內咸林之地是

為鄭桓公桓公以宣王二十二年封今京兆鄭縣是其都也為

幽王大司徒甚得周眾與東土之人問于史伯周太

史曰王室多故余懼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史伯

曰其濟洛河潁之間乎是其子男之國虢鄆為大

虢叔恃勢鄆仲恃險皆有驕侈怠慢之心加之

以貪冒君若以周難之故寄帑與賄不敢不許是驕

而貪必將背君君以成周之眾奉辭伐罪無不克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矣若克二邑鄆蔽補丹依疇歷華八國在四水之間與號鄆為隣君之士也脩典刑以守之惟是可以少固桓公從之言然之後三年幽王為犬戎所殺桓公死之其子武公與晉文侯定平王于東都王城卒取史伯所云十邑之地右洛左濟前華後河食溱洧焉今河南新鄭是也武公又作卿士桓公友相幽王其子武公掘突孫莊公寤生皆相平王國人宜之鄭之變風又作地里為司徒者三世志鄭國今河南之新鄭本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及成臯滎陽潁川之崇高陽城皆鄭分也土險而隘山居谷汲男女亟聚會故其俗淫武公後二十

三世為韓哀侯所滅按宗周咸林今陝西西安府華州有鄭城即桓公采地其後武公徙河南曰新鄭故莊公曰先公新邑于此新鄭縣今屬開封府鉞州及開封之鄭州滎陽汜水縣即漢成臯河南府之登封即漢陽城崇高二縣皆鄭地也

緇衣

鄭桓公武公相繼為周司徒善于其職周人愛之故作是詩詩作于武公時桓公已死幽王之難矣此雖並言桓公武公亦止美武公能繼桓公善于其職也呂祖謙云孔叢子于緇衣見好賢之至所謂賢即



謂武公父子也。鄒泉云：犬戎之變，父死其君，東都之遷，子定其鼎。當時列侯之德固未有出桓武右者。按此詩，朱子以為周人所作，序則以為鄭人作。云：美武公也。父子並為周司徒，善于其職，國人宜之，故美其德，以明有國善善，以善繼善之功焉。

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為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粢兮。

賦也。緇，說文云：帛黑也。按此緇衣，卿士冠禮所云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鞞是也。諸侯與其臣服之，以日視朝，故禮通謂此服為朝服。玉藻云：天子皮弁以日視朝，諸

侯朝服以日視朝。曹氏云：天子常朝之服用皮弁，諸侯常朝之服用羔裘玄冠也。皮弁以白鹿皮為冠，以狐白皮為裘，以素錦為衣而褻之。其上加朝服十五升白布為之，衣冠同色故也。羔裘以緇布為冠，以黑羊皮為裘，以緇布為衣而褻之。其上加朝服十五升緇布為之。其裳皆素。凡朝服，君與卿大夫同，武公既入為天子之卿，則當服皮弁，不服緇衣。故箋云：緇衣者，居私朝之服也。謂既朝于王，退適治事之館，釋皮弁而服以聽所朝之政也。正義云：退適治事之處為私對，在天子之庭為公。此私朝在天子宮內，箋云：在天子之宮，如今之諸廬也。



考工記王宮之制內路寢之內有九室九嬪居之外路門之外

九室朝堂諸曹治事處九卿六卿孤朝焉宜稱也言德稱其服宜

衣此衣也敝壞改更適之也子指武公館舍也粢爾雅

云餐音孫也郭璞云今河北人呼食為餐一說粢粟之精

鑿者說文云稻重一石音石為粟二十斗為米十斗曰穀

音毀為米六斗大半斗曰粢漢有白粢之刑給春稻之役

言子之德服此緇衣甚宜他日此衣若敝我當更製以

獻且欲適子館以親子既旋而又授子飲食以致吾情

焉改衣適館授粢三平

緇衣之好兮敝予又改造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粢

兮

賦也好猶宜也唯宜則服之而見其好好與蓆皆不出

宜字造亦為也

緇衣之蓆兮敝予又改作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粢

兮

賦也蓆毛傳云大也黃佐云德有以宜此服故人自見

其尊大作亦為也

緇衣三章章四句

將仲子

淫奔者之辭



將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豈敢愛之畏我父母仲  
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

賦也將請也仲子男子之字也踰越也我女子自我也  
里二十五家所居也周禮五家為隣五隣為里皆有地  
域溝樹之折斷也杞陸璣云柳屬也生水傍樹如柳葉  
麓而白色理微赤其材堅韌故以為車轂圖經云人取  
其細條火逼令柔韌屈作箱篋以杞柳為楛楛是也通  
志云亦曰澤柳杞即里域中之杞也此託言已身之不  
可近

將仲子兮無踰我牆無折我樹桑豈敢愛之畏我諸兄仲

可懷也諸兄之言亦可畏也

賦也古者樹牆下以桑

將仲子兮無踰我園無折我樹檀豈敢愛之畏人之多言  
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賦也園周禮注樹果菴曰圃園其樊也檀陸璣云皮正  
青滑澤與繫音計迷相似又似梓榆繫迷一名挈音希故  
齊諺曰土山斫檀挈音希先殫論衡云檀以五月生葉後  
彼春榮之木其材彊勁車以為軸

將仲子三章章八句

附錄按左襄二十六年鄭伯為衛侯如晉晉侯言衛侯



之罪使叔向告鄭伯子展賦將仲子兮晉侯乃許  
歸衛侯叔向日鄭七穆罕氏其後亡者也子展儉  
而壹如爲淫詩則子展不當以鄭人揚鄭醜叔向  
亦何取而卜其後亡朱說蓋本于鄭樵朱子先有  
成見于中謂鄭衛皆淫詩故樂從之耳序云刺莊  
公也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弟叔失道而公弗制祭  
仲諫而公弗聽小不忍以致大亂焉正義云莊公  
不能勝止其母遂處段于大都至使驕而作亂終  
以害弟是公之過也有臣祭仲者諫公令早爲之  
所而公不聽于小不忍治以致大亂故刺之經三

章皆陳拒諫之辭豈敢愛之畏我父母是小不忍  
也後與師伐之是致大亂國也仲子祭仲也名足  
仲其字鄭大夫其先爲祭封人因以爲氏無論我  
里言無與我家事也無折我樹杞言無傷害我兄  
弟也箋云段將爲害我豈敢愛之而不誅與以父  
母之故故不爲也諸兄公族

叔于田

段不義而得衆國人愛之故作此詩左隱元年初

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其叔段段出奔共故曰共叔

猶晉侯在鄂謂之鄂侯莊公寤生寤寤而莊公已生驚姜氏故名曰寤



生遂惡之、愛其叔段、欲立之、亟請于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爲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東虢君侍制巖險而不他邑、惟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脩德、鄭滅之、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三分國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爲之所、使得其所宜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况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旣而大叔命西鄙、北鄙、鄭邊邑貳、屬于已、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欲與大叔、臣請事

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公曰、無庸、將自及、大叔又收貳以爲已邑、前兩屬者今皆取爲已邑至于廩延、子封、即公子曰、可矣、厚、土地廣大將得衆、公曰、不義、不義于君不暱、不親于兄厚將崩、大叔完、完城郭聚、聚人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啓之、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入于鄆、公伐諸鄆、大叔出奔共、國名書曰、鄭伯克段于鄆、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不言出奔、難之也、段實出奔而曰克、明鄭伯志在手、殺難言其奔叔于田、巷無居人、豈無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



賦也叔名辰莊公弟正義云其字曰叔于往也田獵之

別名以取禽于田因名田爾雅云春獵為蒐蒐搜也春時鳥獸字

乳搜擇取夏獵為苗擇取不孕任若治苗秋獵為獮殺也冬獵為狩

言守取之無所擇也曲禮云國君春田不圍澤合圍乎澤而盡取之大夫不

掩羣舉羣獸而掩取之士不取麇雅獸卵鳥所王制云天子諸侯

無事則歲三田每歲為三者之用而用一為乾豆二為賓客三為

充君之庖無事而不田曰不敬乾豆賓客之用缺田不以禮曰

暴天物巷里中道也洵信也美以態度言仁愛人也仁

字應居人說以叔與眾混處故見其仁言叔在田里巷

之內無復居人豈實無居人不如叔也信美好而且有

仁德國人注心于叔悅之若此嚴粲云叔豈真美且仁

哉其黨私之猶河朔謂安史為聖也

叔于狩巷無飲酒豈無飲酒不如叔也洵美且好

賦也狩爾雅云冬獵為狩又云火田為狩放火燒草車守其下風

攻注云冬獵大于三時故以狩為獵之總名巷無飲酒

叔出則巷無可飲酒之人好者獻酬款洽情意交通之

謂

叔適野巷無服馬豈無服馬不如叔也洵美且武

賦也適之也郊外曰野服馬箋云猶乘馬也叔出則巷

無能服馬之人武亦于服馬見之磬控馳騁力能使馬



之謂彭執中云玩此詩宛然如見叔段輕猥浮揚之意  
叔于田三章章五句

附錄序云刺莊公也叔處于京繕甲治兵以出于田國

人說而歸之嚴粲云二叔于田皆美叔段之材武  
無一詞他及而序以爲刺莊公益與春秋書鄭伯  
克段譏失教之意同蘇轍云言莊公力能禁之而  
不禁俟其亂而加之以大戮也郝敬云詩若美段  
而志在諷公但極道其于田飲酒服馬而公之棄  
弟可知

大叔于田

叔多才好勇鄭人愛之 劉瑾云章首四句所謂才  
也末二句則愛之也蘇轍云二詩皆曰叔于田故加  
大以別之或以段有太叔之號而讀曰泰又加大于  
首章失之矣

叔于田乘乘馬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叔在藪火烈具舉禮  
謁暴虎獻于公所將叔無狃戒其傷女

賦也乘乘馬上乘駕也下乘四數也執轡如組見抑簡  
兮車衡外兩馬曰驂如舞正義云謂馬和諧如人舞者  
之中于樂節也董氏云五御之法有舞交衢者蓋詩所  
謂如舞也按周禮保氏掌教國子五馭四曰舞交衢謂



御車在交道車旋應于舞節也此二句皆言善御是行  
田在道時自矜其能親代御者執轡其善御有如此至  
在藪以下則至其所而田矣後二章倣此蓋于在也手  
田只是說在田在藪方是已到田所藪毛傳云藪澤禽  
之府也周禮藪澤無水為藪有水為澤共立澤虞掌之職方氏揚  
州其澤藪曰具區荊州雲夢豫州圃田青州望諸兗州  
大野雍州茲蒲幽州獫狁冀州陽紆并州昭餘祈爾雅  
十藪云魯有大野晉大陸秦楊陟宋孟諸楚雲夢吳越  
具區齊海隅燕昭餘祈鄭圃田周焦護火朱子云焚而  
射也曹氏云王制昆蟲未蟄不以火田故爾雅謂火田

為狩惟冬田乃用火若夫刈草為防驅禽納之防中然  
後焚而射焉則四時之田皆然也所以除陳草習火攻  
要其所焚者不出于防外非如冬之放火焚山林以獵  
也烈熾盛貌具俱也禮禘爾雅云肉袒也李巡云脫衣  
見體孫炎云袒去襜衣暴虎徒搏也無兵空手搏之公  
莊公也箋云獻于公所進于君也將請也徂毛傳云習  
也爾雅云復也孫炎云徂復前事復為也戒防戒之戒  
與國人戒之之戒不同言我叔在田車駕四馬御能使  
馬六轡如組之柔兩驂如舞之和及其在藪焚火以田  
烈然具舉我叔露體解衣徒手搏虎以獻公所相與謂



叔曰請叔無狃此事當戒虎之或傷女也

叔于田乘乘黃兩服上襄兩驂鴈行叔在藪火烈具揚叔善射忌又良御忌抑磬控忌抑縱送忌

賦也乘黃四馬皆黃也魯頌駟傳云黃駢曰黃兩服中央夾轅者上襄箋云襄駕也上駕者言為眾馬之最良也雁行驂少次服後如雁行也雁行者與之並差退言四馬同駕兩服則齊首兩驂與服馬雁行其首不齊此但據驂服而言無御之善意與首章執轡二句不同下章放此揚起也射地官保氏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三日五射五射白矢矢在侯貫過見其鏃自參連前放一矢後三矢連續而去

剡注羽高鏃低去剡剡然襄音尺尺臣與君射不並立襄君一尺而退井儀四矢貫侯如井

之也按禮射有三一為大射將祭擇士之射也射義云

天子將祭必先習射于澤澤官已射于澤而後射于射宮

澤官習射未是大射射至此乃行大射射中者得與于祭不中者不得與于

祭不得與于祭者有讓削以地得與于祭者有慶益以

地二為賓射諸侯來朝天子入而與之射或諸侯相朝

而與之射即周禮所謂饗射大宗伯以賓射之禮親故

舊朋友是也三為燕射謂息燕而與之射息者休農息

老物也燕者謂勞使臣及與羣臣飲酒而射也賓射行

于朝燕射行于寢天子諸侯大夫三射皆具士惟有賓



射燕射而無大射士無臣祭無所擇也三射之禮皆有  
飲酒但賓射燕射因享燕而射意止于娛賓大射是將  
祭而射意專于擇士飲酒特其中儀節耳此三射之外  
又有鄉射禮與燕射同乃鄉大夫貢賢能之後行之以  
詢衆庶及州長射于州序之禮非天子諸侯所用也御  
說文云使馬也互詳周南卷耳僕呂覽云寒哀作御列  
子云造父之師曰泰豆告造父御周禮保氏掌教國子  
五馭注一曰鳴和鸞和在軾鸞在衡皆鈴也升車則馬  
動馬動則鸞和應二曰逐水曲謂車行如水順曲而流  
三日過君表謂若毛傳云褐纏旃以爲門裘纏質以爲

繫間去聲容握驅而入擊計音則不得入是其過君表卽褐

纏旃是也四日舞交衢謂御車在交道車旋應于舞節

五日逐禽左謂御驅逆之車逆驅禽獸使左當人君以

射之抑發語詞騁馬曰磬止馬曰控謂之磬者騁馬從

禽隨其所使馬卽從之曲折如磬也控引也馬行方疾

遇獸而射引而止之卽止隨所制勒也舍拔曰縱覆彌

曰送拔卽括也矢銜絃處滿則放手以任其去故曰縱

彌弓彌頭也覆倒也弓滿時弓彌向內旣放矢則顛倒

其彌並指于前如送矢遠去也此二句正善射御之實

叔于田乘乘鵠兩服齊首兩驂如手叔在藪火烈具臯叔



馬慢忌叔發罕忌抑釋棚忌抑鬯弓忌

賦也。鵠爾雅云：驪白雜毛，鵠疏毛，色黑白而復有雜毛，相錯者，今謂之烏驄。齊首如手，朱子云：兩服並首在前，而兩驂在旁，稍次其後，如人之兩手也。阜盛也。此在藪，二句雖與上同，然已是終事時矣。慢，毛傳云：遲也。正義云：凡情慢者必遲緩，故訓慢為遲發發矢也。罕，希也。箋云：田事且畢，則其馬行遲，發矢希，釋解也。棚，毛傳云：所以覆矢。朱子云：矢筥蓋。春秋傳作冰，按左昭二十五年，公徒執冰而踞，嚴粲云：用矢則舉棚以開筥，既用則納矢筥中，釋下其棚以覆筥也。鬯，說文云：弓衣也。禮書云：

鬯，破鞮，橐鞞，皆弓衣也。亦曰弓室。正義云：鬯弓蓋鞮弓而納之。鬯中弓，周禮司弓矢掌六弓四弩八矢之法，辨其名物而掌其守藏，與其出入。中，春獻弓弩，中秋獻矢。箛，王弓。弧，弓。往體寡來體多以授射甲革。甲革，革甲也。春秋，榘質，質正也。樹榘者，習武也。用強弓。夾弓。庾弓。往體多以質以為射正。授射豨侯。五十鳥獸者，近射也。用弱弓。唐弓。大弓。往體來體一以授學射者，使者勞者。弓皆用中勞者，勤勞王事。弓人為弓，取六材必以其時，幹以為遠，角以為疾，筋以為深，膠以為和，絲以為固，漆以為受霜露，材美工巧為之時，謂之三均。角不勝幹，幹不勝筋，謂之三均。量其力，又三均均者。



詩經廣義 卷六  
三謂之九和凡為弓各因其君之躬志慮血氣豐肉而短寬緩以茶音舒若是者為之危弓危弓為之安矢骨直以立忿勢以奔若是者為之安弓安弓為之危矢言叔在藪火烈既阜田事將畢叔驅馬則遲發矢則希由是矢不復用釋棚蓋之弓不復張舉鬯藏之田事畢而從容整暇又如此嚴粲云言其從容得意如庖丁解牛提刀而立四顧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也亦可想叔段洋洋之志矣

大叔于田三章章十句

附錄 序云刺莊公也叔多才而好勇不義而得眾也義

與上篇同正義云叔負才恃眾必為亂階而公不知禁故刺之

清人

鄭文公惡高克使將清邑之兵禦狄于河上久而不召師散而歸鄭人為之賦此詩 序以為公子素之詩云刺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而欲遠之不能使高克將兵而禦狄于竟陳其師旅翱翔河上久而不召眾散而歸高克奔陳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詩也正義云春秋閔二年冬狄入衛鄭棄其師左



傳曰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于河上久而不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鄭人為之賦清人是于時有狄侵衛也衛在河北鄭在河南恐其渡河侵鄭故使高克將兵于河上禦之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然戰伐進退自由將帥若罷兵還國必須君命故不召不得歸也文公有臣鄭之公子名素者惡高克事君不以禮又惡文公逐臣不以道高克若擁兵作亂則是危國若將眾出奔則是亡師之本故刺之

清人在彭駟介旁旁二矛重英河上乎翱翔賦也清邑名清人清邑之人高克所將之兵也彭河上

地名駟介四馬而被甲也旁旁馳驅不息貌陳推云旁旁庶庶陶陶俱指乘駟介之人言有無事不歸自為馳驅之意矛方言云矛謂之鏃或謂之鏃或謂之鏃音蟬其柄謂之矜考工記廬人為廬器酋矛常有四尺夷矛三尋八尺曰尋禮書云矛上銳而旁勾柄竹攢秘詩女矛鏃音尋說文鏃小矛風俗通矛長八尺謂之稍音朔則矛制固不一矣二矛箋云酋矛夷矛也正義云魯頌二矛重弓備折壞直是酋矛有二無夷矛也與此別英以朱羽為矛飾也重英者二矛長短不同竝建車上其飾重累也河上營軍之處翱翔遊戲貌言高克所率清邑之人



今在彭地馳騁不息其車上建二種之矛重有英飾狄人已去無所防禦但翱翔河水之上而已

清人在消駟介庶庶二矛重喬河上乎逍遙賦也消亦河上地名庶庶武貌重喬矛之上勾日喬所以懸英也英敝而盡所存者喬而已

清人在軸駟介陶陶左旋右抽中軍作好

賦也軸亦河上地名在彭在消在軸變文叶韻非必久不得歸師有遷移也陶陶樂而自適之貌左謂御在將軍之左執轡而御馬者也旋還車也右謂勇力之士在將軍之右執兵以擊刺者也抽拔刃也中軍謂將在鼓

下居車之中即高克也箋云兵車之法將居鼓下御者在左正義云此謂將所乘車耳若士卒兵車則左人持弓右人持矛中人御若平常乘車則人君皆在車左御者在中將居鼓下雖人君親將亦然好看好也左旋二句三平左旋則無執綬死難之志右抽則無撫劍赴敵之勇作好則徒脩飾容儀而無出奇制勝之心師必潰矣詩本作于潰後而言將潰東萊所謂其情深其詞危也胡安國云人君擅一國之名寵生殺予奪惟我所制耳使高克不臣之罪已著按而誅之可也情狀未明黜而退之可也愛惜其才以禮馭之亦可也烏可假以兵



言終身大全 卷六  
權委諸境上坐視其離散而莫之卹乎春秋書曰鄭棄其師其責之深矣

清人三章章四句

羔裘

美其大夫之詞 序云刺朝也言古之君子以風其朝焉朱子云序以變風不應有美故以此爲言古刺今今詳詩意恐未必然且當時鄭之大夫如子皮子產之徒豈無可以當此詩者但今不可考耳

羔裘如濡洵直且侯彼其之子舍命不渝

賦也羔裘大夫朝服如濡潤澤也洵信直順侯美也舍

猶處也渝變也箋云是子處命不變黃佐云理出于天謂之命言安居理中而不變言羔裘潤澤如濡濕然洵順直而美好矣彼服此裘之子安居正理不少變也

羔裘豹飾孔武有力彼其之子邦之司直

賦也豹爾雅注云似熊小頭庫脚黑白駁能舐食銅鐵及竹骨骨節強直中實少髓白者名獬音埤雅云一名程列子曰程生焉雅翼云豹似虎而圈文有赤有玄有白能食蛇以舌舐鐵頓進數十觔溺能消鐵爲水圖經云豹皮人寢可驅濕癢其齒以刀斧錐鍛鐵皆碎落火亦不能燒人得之詐爲佛牙佛骨以誑俚俗豹飾毛傳



云緣以豹皮也。正義云：禮君用純物，臣下之故飾異皮。孔武有力，以豹言司主也。言羔裘而以豹飾，取其孔武有力也。彼服此裘之子，剛方天植，能為邦國主持直道也。中立不倚，危言危行之謂。

羔裘晏兮三英粲兮，彼其之子邦之彥兮。

賦也。晏，鮮盛貌。三英，朱子云：裘飾也。未詳其制。程子云：若素絲五紵之類，蓋衣服制度之節，粲，光明也。顧夢麟云：羔裘黑而英之以素絲，粲然光明也。彥，士之美稱。朱善云：順命以持身，忠直以事上，所為邦之彥也。薛應旂云：三章各自為說，順理成章，與毛順而美者稱剛德不

回與孔武有力者稱文采可觀，英華發見，與三英之粲者稱。

羔裘三章章四句

遵大路

淫婦為人所棄，故于其去也，擊其祛而留之。

遵大路兮，摻執子之祛兮。無我惡兮，不寔故也。

賦也。遵，循摻攬也。祛，袂也。正義云：袂是祛之本，祛為袂

之末。袖無母通寔，速也。子無惡我而不留，故舊不可以

遽絕也。

遵大路兮，摻執子之手兮。無我醜兮，不寔好也。



賦也。醜。

古醜字

謂以為醜而棄之也。好情好也。

遵大路二章章四句

附錄

序云思君子也。莊公失道，君子去之，國人思望焉。

子指去者不言惡君，而以為惡我，婉辭也。言故言

好，非止挽留君子，亦以諷莊公也。朱子初亦從序

既而見宋玉登徒子好色賦云：鄭衛溱洧之間，羣

女出，桑扈觀其麗者，因稱詩曰：遵大路兮，攬子袂。

贈以芳華，詞甚妙，以為宋玉去此詩之時未遠，其

所引用當得詩人本旨，因改焉。

女曰雞鳴

詩人述賢夫婦相警戒之詞。序云：刺不說德也。陳

古義以刺今不說德而好色也。輔廣云：詩詞正是說

德而不昵于色。序者意鄭風不宜有此，故謂陳古刺

今然。鄭風雖曰淫亂，而天理民彝豈遂殄滅哉。

女曰雞鳴，士曰昧旦。子興視夜，明星有爛。將翔將翔，弋鳧

與鴈

賦也。昧，晦也。旦，明也。昧旦，猶昧爽。天色晦昧將旦也。禮雞

初鳴，夫婦盥漱，適父母舅姑所。女曰雞鳴，告以寢興之

常也。士曰昧旦，則憂其晚矣。子指夫興起也。箋云：警以

夙興，不畱色也。明星，蘇轍云：啓明之星，先日而出者也。



郭璞云晨見東方為啓明昏見西方為太白天官占云  
 太白者金之精西方白帝之子三公大將軍之象徑百  
 里天官書云太白秋司兵主殺殺失者罰出太白率一  
 歲一周天出東方百二十日入西行百二十日旦入入  
 以辰戌出以丑未出不經天經天天下革政日方南金  
 居其南日方北金居其北日羸用兵進吉退凶反是日  
 縮用兵退吉進凶爛光色也天將曉則小星不見惟明  
 星爛然翱翔從容行貌弋箋云繳音射也埤雅云弱弓  
 微矢乘風振之曰弋夏官司弓矢矰結繳于矢謂之矰矢  
 用之弋射鳧水鳥陸璣云鳧大小如鴨青色卑脚短喙

水鳥之謹愿者雅翼云其曹蔽天而來俗謂之冠鳧善  
 飛方言云南楚謂之鴈鴈古今注云鳧鴈食沙石皆消  
 爛惟食海蛤不消鴈見邶匏有苦葉婦警其夫曰雞既  
 鳴矣夫曰恐且昧旦矣婦又曰子宜典而視夜如何意  
 明星出而爛然當翱翔而往弋取鳧鴈矣治生之事非  
 一托鳧鴈一事而餘可意會埤雅云鳧鴈常以晨飛故  
 是詩如此賦曰晨鳧旦至此之謂也

弋言加之與子宜之宜言飲酒與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  
 靜好  
 賦也加中也宜和其所宜也加之宜之見各脩其職凡



物在手曰御、靜好以聲言、靜安靜也、不煩數浮蕩之謂、好和好也、不淫哇恣憑之謂、婦謂其夫既得鳧鴈以歸、則我當與子宜之以之、飲酒相樂期于偕老而在御之、琴瑟亦皆安靜而和好焉、莫不靜好見以心之和、形爲聲之和也、

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知子之好之雜佩以報之、

賦也、來者好士之聲所招徠、順則心與之一而無違、好則情好固結而不可解、雜佩禮婦人、左佩紛、衿、刀、礪、小、鐃、金、燧、右佩箴、管、線、纒、大、觶、木、燧、之、屬、所以備尊者

使令也、毛傳謂佩玉、珩、璜、琚、瑀、衝、牙、之、類、此非士庶常服、且與雜字不協、贈送也、問遺也、正義云、曲禮凡以苞苴、簞、筥、問人者、左哀二十六年、衛侯使以弓問子貢、皆遺人物、謂之問報答也、禮疏云、感恩者皆稱報、陸化熙云、旣致其來、故思贈其往、順則不忍其疏濶、思問之好者、好其善、彼以善施我、故有報言、子所當爲者、不止治生、我所樂助者、豈止中饋親賢、友善乃君子成德之資也、吾苟知子所厚、雖服飾之玩舉、無愛惜矣、三知字見吾惟不知、故有待耳、誠知之則必厚之也、

女曰雞鳴三章章六句



有女同車

淫奔之詩

有女同車顏如舜華將翔將翔佩玉瓊琚彼美孟姜洵美且都

賦也舜說文作舜木槿也爾雅云椴木槿櫛木槿注別二名也或呼日及亦曰王蒸月令云仲夏木槿榮雅翼云生之易者莫過斯木仲夏應陰而生其花朝開暮落莊生以為朝菌瓊琚見衛木瓜孟姜孟氏姜姓也都閑雅也言所與同車之女顏色之麗如舜華其舉止從容將翔焉將翔焉垂所佩之瓊琚彼美色之孟姜信美而

且閑雅也

有女同行顏如舜英將翔將翔佩玉將將彼美孟姜德音不忘

賦也英猶華也爾雅云木謂之華草謂之榮榮而不實謂之英將通作瑒玉聲德音不忘言有善言令人不可忘也王安石云于瓊琚言其容于將將言德音各以類也

有女同車二章章六句

錄序云刺忽也鄭人刺忽之不昏于齊太子忽嘗有功于齊齊侯請妻之齊女賢而不取卒以無大國



之助至于見逐故國人刺之按左傳魯桓公之未  
昏于齊也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太子忽忽辭人問  
其故太子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詩云自求  
多福在我而已大國何為君子曰善自為謀隱八  
年鄭太子忽如陳逆婦以媯氏歸桓八年北戎伐  
齊齊侯使乞師于鄭鄭太子忽帥師救齊六月太  
敗戎師獲其二帥大良少良甲首三百以獻于齊  
齊侯又請妻之復欲以他女妻之非文姜也固辭人問其故太  
子曰無事于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奔齊之急而  
受室以歸是以師昏也民其謂我何遂辭諸鄭伯

祭仲曰必取之君多內寵子無大援將不立三公  
子子突子儀皆君也弗從桓十一年夏鄭莊公卒初  
祭封人仲足有寵于莊公使為卿為公娶鄧曼生  
忽故祭仲立之是為昭公又宋雍氏姑姓朱大夫女于鄭莊  
公曰雍姑生突是為厲公雍氏宗有寵于宋莊公故誘  
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厲公而求賂焉  
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秋九月昭公奔  
衛桓十五年厲公惡祭仲之專使其壻雍糾殺之  
謀洩祭仲殺雍糾厲公奔蔡六月昭公入桓十七  
年高渠彌弒昭公立公子亶十八年齊人殺子亶



言經廣大全 卷六  
而輟高渠彌祭仲逆子儀于陳而立之莊十四年  
鄭傅瑕殺子儀而納厲公詩刺忽宜取齊女而不  
取故二章皆假言忽取齊女與之同車以刺之同  
車親迎也上昏禮壻御婦出門壻御婦車授綬是  
親迎之禮與婦同車也張氏云忽之不昏于齊未  
為失也而詩人追恨其失大國之助者蓋見忽弱  
為甚追念其資于大國或有以自立也嚴粲云突  
挾宋之援以逐忽故國人惜忽之無援而作此詩  
也鄒忠胤云樂記子夏日鄭音好濫淫志郝氏謂  
土風化氣習氣化響五行莫不有淫氣八方莫不

有淫聲而鄭為尤甚是也夫子惡亂雅樂者惡其  
聲非惡其詩如惡其詩早刪之矣後之說詩者因  
鄭聲淫一語槩目鄭詩為淫如以鄭聲即鄭詩則  
宋國無詩何謂宋音燕女溺志而鄭嘗賂晉悼以  
師悝師觸師蠲女樂二八又嘗賂宋平以師棖師  
慧魏絳規其居安思備師慧譏其以相易矇爰及  
戰國趙烈侯好鄭音賜歌者田番吾君進言止之  
彼所肄業豈必將仲子有女同車等詩耶蓋鄭音  
之漸人久矣故夫子所欲放者聲也非詩也

山有扶蘇



淫女戲其所私

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

興也扶蘇毛傳云扶胥小木也正義云扶胥小木未詳

所出荷華說文云荷未發為齒苞已發為芙蓉爾雅云

荷芙蓉其莖茄其葉遺音遐其本菴其華齒苞其實蓮其

中的的中薏的中有青為薏古今注云一名水芝一名水花花

有赤白紅紫青黃衍義云根惟白蓮為佳援神契云王

者德至于地則華萃並頭蓮感正義云都謂美好而閑習

于禮法狂者狂愚之人且毛傳云辭也此反興也山則

有扶蘇隰則有荷華此宜有而有者也今乃不見子都

而見此狂人何哉顧夢麟云言不見子都乃見狂且者  
正言見子都耳蓋喜極而謔之之詞

山有橋松隰有游龍不見子充乃見狡童

興也橋通作喬高而曲也爾雅云木上勾曰喬松木名

游枝葉放縱也龍毛傳云紅草也爾雅云紅龍古其大

者歸陸璣云生水澤中高丈餘花作穗紅色本草云如

馬蓼而大陶隱居云馬蓼莖斑葉大有黑點最大者是

葦草埤雅云以縱故謂之龍子充毛傳云良人也正義

云言其性行充實良善之人狡童狡獪之小兒也狂以

情之蕩言狡以情之詐言



山有扶蘇二章章四句

錄序云刺忽也所美非美然箋云言忽所美之人實

非美人呂祖謙云山宜扶蘇隰宜有荷華朝宜有

賢俊今公之朝不見子都乃見狂且焉

蕻兮

淫女之詞

蕻兮蕻兮風其吹女叔兮伯兮倡予和女

與也蕻葉槁而將落者也說文云草木凡葉落墜音地

為蕻女指蕻蕻欲落風其吹之叔伯男子之字也女指

叔伯葉蕻則風漂與汝倡則我和

蕻兮蕻兮風其漂女叔兮伯兮倡予要女

與也漂飄通要成也輔廣云爾能倡予則予將成女之

志

蕻兮二章章四句

錄附序云刺忽也君弱臣強不倡而和也蕻欲落風其

吹之以比國君弱人其搖之言忽之必為祭仲所

逐叔伯羣臣相謂也小臣願忠于國而力不能自

為呼諸大夫告之言汝其急圖之汝倡則我和矣

狡童

淫女見絕而戲其人之詞



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予之故使我不能餐兮

賦也言悅已者眾子雖見絕未至于使我不能餐也不能餐即食不下咽之意

彼狡童兮不與我食兮維予之故使我不能息兮

賦也息安也不能息即寢不安席之意

狡童二章章四句

錄序云刺忽也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也此鄭

人忠于忽者之辭知突之謀立而以告忽也狡童

指突也不與我言所謂陰謀也不與我食言將奪

我祿食也子指忽彼者薄之之辭子者親之之辭

褰裳

淫女戲其所私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豈無他人狂童之狂也且

賦也惠愛也溱鄭水名水經作潛水一統志溱水出開

封府密縣東北至新鄭縣與洧水合且語詞褰裳涉溱

子思專而我思亦專豈無他人子意汎而我意亦汎乃

未絕而防其絕之詞末句是諶之非直以為狂也

于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豈無他人狂童之狂也且

賦也洧亦鄭水名一統志洧水源出密縣東至新鄭縣

會溱水為雙洧河至西華縣入黃河士未娶者之稱



蹇裳二章章五句

附錄序云思見正也。狂童恣行，國人思大國之正已也。

箋云：狂童恣行，謂突與忽爭國，更出更入而無大國正之正義云。狂童恣行，謂突也。忽以桓十一年繼世而立，其年九月經書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衛，是突入而忽出也。桓十五年經書鄭伯突出奔蔡，鄭世子忽復歸于鄭，是忽入而突出也。故云更出更入，突又以奔蔡之年九月入于櫟，櫟是鄭之大都，突入據之，與忽爭國，忽以微弱不能誅逐去突，故國人思大國正已也。子斥大國之卿子若愛而

思我國有篡國之事，欲征而正之，我則揭衣渡溱，往告難也。爾若不我思，大義所在，獨無他國起而圖我者乎？吾恐他人之先子也。蓋激之也。末句又言所以告急之意，言我國狂童之狂已甚，故大國之正已不可緩也。左傳鄭六卿餞韓宣子，子太叔游吉賦蹇裳，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于他人乎？子太叔拜，宣子曰：善哉！言是不有是事，其能終乎？

丰

婦人所期之男子已俟乎巷，而婦人以有異志不從，既則悔之，而作是詩也。



子之丰兮侯我乎巷兮悔予不送兮

賦也丰箋云面貌丰丰然豐滿巷門外也送謂隨去也

言子姿貌丰然充美前日來侯我于巷悔我未得送子

而去也正義云所為留者亦不得為耦故悔也

子之昌兮侯我乎堂兮悔予不將兮

賦也昌盛壯貌將亦送也

衣錦褻衣裳錦褻裳叔兮伯兮駕予與行

賦也箋云褻禪也蓋以禪縠為之中衣裳用錦而上加

禪縠焉為其文之太著也庶人之妻嫁服也士妻紵衣

纁襍叔伯或人之字也前二章悔其有所失于人後二

章冀其有所遇于人悔是專指之詞故曰子冀是汎指

之詞故曰叔伯言今我行計備矣衣錦之外加單衣裳

錦之外加單裳服飾整齊但或叔或伯以車來駕我即

與同行耳

裳錦褻裳衣錦褻衣叔兮伯兮駕予與歸

賦也先裳後衣變文叶韻歸嫁也行猶在道歸則至其

家矣

丰四章二章章三句二章章四句

附序云刺亂也昏姻之道缺陽倡而陰不和男行而

女不隨正義云鄭國衰亂昏姻禮廢有男親迎而



婦不從後乃追悔也。上二章悔前不送男，下二章欲其更來迎已。

東門之墀

女欲奔男也。序云刺亂也。男女有不待禮而相奔者，也。

東門之墀，茹蘆在阪，其室則邇，其人甚遠。

賦也。東門，毛傳云城東門也。嚴粲云鄭要會之地。墀，毛傳云除地。叮叮，音挺者，正義云除地去草，故云叮叮。茹蘆，爾雅云茅蒐也。陸璣云，蒨草也。一名地血。齊人謂之茜。本草云茜根可以染絳。圖經云染緋草葉似棗葉，頭尖。

下澗莖葉俱澁，四五葉對生，節間蔓延，草木上根紫赤。

色。八月採根。陳藏器云周禮庶<sub>音</sub>氏掌除蠱毒，以嘉草。

攻之。嘉草，蘘荷與茜。王蠱為最地。官掌染草，掌以春秋。

斂染草之物。阪，爾雅云可食者。原，阪者。不平。日，阪下者。

日陘。箋云城東門之外有墀，墀邊有阪。茅蒐生焉。朱子。

云識其所與淫者之居也。箋云其室則近，謂所欲奔男。

之家，望其來迎已而不來，則為遠。

東門之栗，有踐家室，豈不爾思？子不我即。

賦也。栗，木名。踐，行列貌。門旁有栗，栗下有成行列之家室，亦識其處也。即，就也。箋云我豈不思望女，女不就迎。



我俱去耳

東門之墀二章章四句

風雨

淫奔之女言當風雨之時見其所期之人而心悅也

風雨淒淒雞鳴喈喈既見君子云胡不夷

賦也風雨風而且雨淒淒寒涼之意喈喈雞鳴聲君子

指所期之男子也夷平也平日鬱結之思頓平也

風雨瀟瀟雞鳴膠膠既見君子云胡不瘳

賦也瀟瀟毛傳云暴疾也膠膠錢氏云聲雜也莊子膠

膠擾擾是雜之意謂羣雞聲也瘳疾愈也言積思之病

至此愈也

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既見君子云胡不喜

賦也晦昏已止也

風雨三章章四句

附序云思君子也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言風

雨淒淒然陰暄時晷難測然雞自喈喈長鳴不失

晨午之期君子雖居亂世不改其節亦猶此耳今

日無復有此人若得見云何不悅也嚴粲云五公

子之亂時事反覆士之怵于利害隨勢變遷失其

常度者多矣故詩人思見君子焉左傳鄭六卿餞



韓宣子子游賦風雨宣子喜曰鄭其庶乎二三君子以君命賦起賦不出鄭志皆昵燕好也二三君子數世之主也可以無懼矣

子衿

淫奔之詩輔廣云此淫女望其所與私者既無音問又不見其來而極其怨之詞也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

賦也正義云重言青青者古人之復言也猶云狐裘黃黃子男子也衿與襟同孫炎云交領也正義云衿是領之別名深衣云具父母大父母衣純音準以纁具父母衣

純以青如孤子衣純以素禮書云以纁備五采以為樂也以青體少陽以致敬也以素存凶飾以致哀也悠悠思之長也我女子自我也嗣音繼續其聲問也言青青子衿常在我心而不置我之不往畏人多言也子不嗣音無乃忘我實多乎

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縱我不往子寧不來

賦也佩毛傳云佩玉也士佩璫音軟珉而青組綬正義云禮不佩青玉而云青青子佩者謂組綬也佩玉以組綬帶之按玉藻士佩璫珉而縕赤黃間色組綬毛讀禮記作青字其本異也



挑兮達兮在城闕兮一口不見如三月兮

賦也挑輕儇跳躍之貌謂舉止之輕翔也達放恣也謂襟懷之灑落也闕釋名云闕在門兩旁中央闕然爲道也正義云爾雅觀謂之闕謂宮門雙闕舊章懸焉使民觀之因謂之觀是人君宮門此言城闕謂城上高闕也言挑兮達兮常在城闕之間思之宛然在目一日不見如三月之久況不止一日也

子衿三章章四句

附錄序云刺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脩焉箋云謂學爲校言可以校正道藝正義云鄭國衰亂不脩學

校學者分散或去或留三章皆留者責去者之辭言學校廢者謂鄭人廢于學問耳非謂廢毀學宮也子指所去之學子也言衣以青飾衿學士之服也昔嘗與子羣居今者離羣使我悠悠思之縱我不在于子寧不繼聲以相問乎挑達往來貌在城闕者人廢學業但好登高以候望爲樂言汝何故廢學而去挑兮達兮乍往乍來在于城之闕兮下二句言思之甚也箋云獨學而無偶則孤陋而寡聞故思之甚朱子謂此詩詞意猥薄施之學校尤不相似然朱子作白鹿洞賦有云廣青衿之疑問又



云樂菁莪之長育又皆仍用序說

揚之水

男女相謂之詞 雖曰相謂實皆女語男之詞

揚之水不流束楚終鮮兄弟維予與女無信人之言人實

廷女

與也兄弟朱子云婚姻之稱禮所謂不得嗣為兄弟是也終鮮兄弟自明已無他遇也予女男女自相謂也流緩則浮沉而不去儔寡則依戀而不忘二者皆有綢繆之意人他人也廷通作誑欺也

揚之水不流束薪終鮮兄弟維予一人無信人之言人實

不信

與也人實不信謂其人平日之言往往無信朱公遷云廷女則所欺者一人不信則欺人也多矣誕妄也久矣

揚之水二章章六句

附錄序云閔無臣也君子閔忽之無忠臣良士終以死

亡而作是詩也正義云終以死亡謂忽為其臣高渠彌所弑也首二句喻忽微弱政令不行于臣下終鮮兄弟嚴粲云昭公兄弟甚眾無與同心者故言今兄弟雖多要其終必不相助雖多猶少也曹氏云左莊十四年忽與子儀子亶皆已死而原繁



謂厲公曰莊公之子猶有八人是忽兄弟非鮮也  
予詩人自謂人謂羣臣呂祖謙云忽既微弱強公  
子復多其臣大抵懷二心而外市二人箋云我身  
與女忽

出其東門

人見淫奔之女而作序云閔亂也公子五爭兵革  
不息男女相棄民人思保其室家焉說者謂公子五  
爭謂突再也忽子亶子儀各一也恒情窮則反本安  
則思淫鄭昭厲之際干戈不息人民離散室家以苟  
全為幸雖有東門之游女而無江漢之求思也劉會

孟云詩中聊樂我員聊可與娛襟懷灑落似非兵革  
不息男女相棄時語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雖則如雲匪我思存縞衣綦巾聊樂  
我員

賦也如雲衆多也縞衣白色綦蒼即艾青而微白色正

義云綦者青色之小別巾佩巾即紛悅也禮婦人左佩

紛悅紛拭器悅拭手皆巾也故下章有茹蘆之異蓋一

是紛一是悅耳嚴粲云縞衣綦巾猶云荆釵布裙也聊

且畧之詞樂謂室家之樂員古云字語詞也縞衣二句

正以著如雲之女匪我思存耳言出自東門見遊女如



雲自我視之、雖則如雲、非我思所存、已之室家、雖云貧陋、倡隨好合、聊以自樂、他何慕焉。

出其闐闐、有女如茶、雖則如茶、匪我思且、縞衣茹蘆、聊可與娛。

賦也、闐闐、東門之闐闐也、闐、曲城也、闐、城臺也、闐是門外、副城回曲以障門者、闐是城上之臺、謂當門臺也、茶、毛傳云、英、茶也、茅草秀出之穗、輕白可愛者也、且、語助詞、茹、蘆可以染絳、故以名衣服之色、蒙上章縞衣綦巾之文、亦巾也、娛樂也。

出其東門二章章六句

野有蔓草

男女相遇于野田草露之間、故賦其所在以起興。

野有蔓草、零露漙漙、今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

願兮。

賦而興也、朱公遷云、本即所在而賦之、又用其語相呼也、蔓延也、零、落也、漙、露多貌、清、視清明也、揚、眉上廣也、婉、美也、邂逅、不期而會也、適、猶當也、適我願兮、言與我心所懷者、適相當也、每章首道其景、中狀其人、末言其會。

野有蔓草、零露漙漙、有美一人、婉如清揚、邂逅相遇、與子



借賦

賦而興也、灤灤亦露多貌、婉如清揚、猶言清揚婉如、倒句法也、借俱賦善也、與子借賦言各得其所欲也、

野有蔓草二章章六句

附序云思遇時也民窮于兵革男女失時思不期而

會焉嚴粲云邂逅謂其議速成猶迫其今今之意

鄧元錫云野有蔓草昔夫子嘗賦之以日子華子

矣日清揚婉也適我願也解束帛贈焉左襄二十

七年鄭伯享趙孟子垂隴子太叔賦野有蔓草趙

孟曰吾子之惠也昭十六年鄭六卿餞韓宣子子

齧音嗟子皮賦野有蔓草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

望矣

溱洧

淫奔者自叙之詞 序云刺亂也兵革不息男女相

棄淫風大行莫之能救焉朱子云鄭俗淫亂乃其風

聲氣習流傳已久不為兵革不息男女相棄而後然

也劉瑾云自昔說鄭詩者惟以東門之墠與溱洧為

淫詩

溱與洧方渙渙兮士與女方秉簡兮女日觀乎士日既且

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



芍藥

賦而興也。方者始事之辭。渙渙盛也。箋云：仲春之時，冰以釋水，則渙渙然。簡毛傳云：蘭也。陸璣云：香草也。春秋傳：刈蘭而卒。楚辭：紉秋蘭。孔子曰：蘭當為王者香草。皆是也。其莖葉似藥草，澤蘭廣而長，節節中赤，高四五尺，可著粉中藏衣。著書中可辟魚。本草云：蘭草主殺蠱毒。蜀本云：葉尖長有岐，花紅白色而香。夏小正云：五月畜蘭為沐浴也。陳藏器云：蘭草婦人和油澤頭，故曰蘭澤。方秉簡兮言士女相與秉蘭而被除，因以淫佚也。唐汝諤云：秉簡之士女，就大槩而言，往觀之士女，指淫奔者。

而言既者，已事之辭。且語辭洵信，訝大也。言其地信寬大而可樂也。伊箋云：因也。芍藥毛傳云：香草。圖經云：春生紅芽，作叢莖上三枝五葉，似牡丹而狹長，高一二尺。夏開花，有紅白紫數種。秋時采根，根有赤白二色。白者能補，赤者能瀉，能散。韓詩云：芍藥離草也。董子謂芍藥一名將離。可離云。故將別贈之，亦猶相招召贈文無文，無一名當歸也。言仲春冰釋，溱與洧方渙渙，水盛矣。祓除之士女，方秉簡而遊矣。女曰：盍往觀乎？士曰：吾既往矣。女曰：再往觀乎？洧地信廣大，可樂也。士從女言，因往觀，相與戲謔，贈以芍藥，結恩勤之厚焉。



溱與洧瀏其清矣士與女殷其盈矣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將謔贈之以勺藥

賦而興也瀏深貌水深故清殷衆盈滿也遊人衆多而填滿于溱洧之上也將方且也方且相謔而未已不必為誤字

溱洧二章章十二句

詩經廣大全卷六終

詩經廣大全卷七

齊

譜云齊者古少皞之世爽鳩氏之墟周武王伐紂

封太師呂望于齊是謂齊太公地方百里都營丘

周公致太平敷定九畿復夏禹之舊制成王用周

公之法制廣大邦國之境而齊受上公之地更方

五百里其封域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

北至于無棣在禹貢青州岱山之陰濰淄之野其

子丁公嗣位于王官後五世哀公政衰

太公望丁公得癸公慈母哀公不荒淫怠慢紀侯譖之于周懿



王使烹焉齊之變風始作左昭二十年晏子云昔  
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荊因之有逢音龐伯陵因之薄  
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戰國策蘓秦云齊南有  
泰山東有琅琊西有清河北有渤海此所謂四塞  
之國也史記封禪書云齊之所以爲齊者以天齊  
也括地志天齊淵在青州臨淄縣東南十五里平  
地出泉廣可半畝土人名曰龍池朱子云太公姜  
姓本四岳之後既封于齊通工商之業便魚鹽之  
利民多歸之故爲大國今青齊淄濰德棣等州是  
其地也按青州卽今青州府齊州今濟南府淄州

今淄川縣濰州今濰縣棣州今樂安州與德州並  
隸山東

雞鳴

此賢妃告君之詞詩人叙而美之也

雞旣鳴矣朝旣盈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

賦也正義云書傳說夫人御于君所之禮云太師奏雞  
鳴于階下夫人鳴玉佩于房中告去則雞鳴當待太師  
告之此夫人自聽雞鳴者彼言告御之正法此說夫人  
相警戒不必待告方起故自聽之也朝謂會朝之臣不  
指殿陛盈滿也言充滿于朝門之下也蒼蠅雅翼云小



于青蠅言賢妃御于君所將旦告君曰雞鳴矣會朝諸臣盈矣其實雞尚未鳴乃蒼蠅之聲夫人心切而誤聽之耳

東方明矣朝既昌矣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

賦也禮人君辨色視朝東方明正視朝之時也昌盛也正義云朝既昌矣謂盛于盈時羣臣畢集既又告曰東方明矣會朝之臣既盛矣其實東方尚未明乃日出之光夫人心切而誤視之耳前章聞其似而以爲真此章見其似而以爲真也

蟲飛薨薨甘與子同夢會且歸矣無庶予子憎

賦也正義云上言欲君早起此又述其欲早起之意蟲正義云大戴禮羽蟲三百六十鳳凰爲之長則鳥亦稱蟲此蟲飛薨薨未必惟小蟲也薨薨羣飛聲始而雞鳴繼而東方明又未幾而天將旦百蟲作矣甘猶樂也同夢即同寢也箋云東方早明之時我猶樂與子臥而同夢沈守正云人將曉則更倦而更睡蟲飛薨薨正甘寢之時也故云然會會朝也君未視朝臣固不能遽入此所謂會亦會于朝門外耳歸毛傳云卿大夫朝會于君朝聽政夕歸治其家事會且歸者正義云以卿大夫會聚我君之朝且欲早罷歸矣庶衆也既又告曰天將旦



百○飛○聲○竟○矣○豈○不○樂○與○子○同○寢○而○夢○但○會○朝○諸○臣  
且○欲○速○訖○事○早○歸○矣○無○使○衆○臣○以○我○故○憎○惡○于○子○也○李  
樛○云○自○古○人○君○脩○身○謹○行○無○流○連○荒○亡○之○禍○者○非○特○有  
忠○臣○義○士○亦○賢○妃○貞○女○夙○夜○警○戒○以○成○其○德○周○宣○之○姜  
后○齊○桓○之○衛○姬○楚○莊○之○樊○妃○是○也

雞鳴三章章四句

序云思賢妃也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妃貞女夙

夜警戒相成之道焉

還

獵者相稱譽之詞 詩人述國人尚勇好勝之習見

化之從來時雖霸業未興而功利誇詐已有其漸矣  
序云刺荒也哀公好田獵從獸無厭國人化之遂成  
風俗習于田獵謂之賢閑于馳逐謂之好焉朱子以  
哀公未有考不從

子之還今遭我乎徂之間今並驅從兩肩今揖我謂我儂  
今

賦也箋云子也我也皆士大夫也俱出田獵而相遭也  
正義云以報答相譽則尊卑平等非國君也然馳車逐  
獸又非庶人故知士大夫出田相遭也還便捷之貌徂  
齊山名在今青州府臨淄縣南驅驅馬也從逐也肩亦



作豸毛傳云獸三歲曰肩儼利也言子之周旋便捷遭我于猫山之間我與子並駕逐兩肩子乃揖讓我謂我甚儼利也以子之能尙見推耶此自矜于黨以氣陵之之詞若謙不敢當而實自鳴其得意也章潢云詩人直述其詞而不加一語以致美刺之意然齊人矜誇之俗昭然不容掩矣

子之茂兮遭我乎猫之道兮並驅從兩牡兮揖我謂我好

兮

賦也茂美也道者適猫之道牡與上章肩儼不明言其何獸好即序所云閑于馳逐謂之好也好應茂臧應昌

各可意會俱王獵說

子之昌兮遭我乎猫之陽兮並驅從兩狼兮揖我謂我臧

兮

賦也昌盛也山南曰陽狼似犬銳頭白頰高前廣後爾雅云狼牡獾音牝狼其子獾音絕有力迅埤雅云狼駢脇腸直其糞烟直爲是故也瑞應圖云白狼王者仁德明哲則見臧謂技藝之善

還三章章四句

著

刺時也時不親迎也序此託爲婦之詞以刺之觀



篇中所云著乃朝內之位。至充耳瓊華之飾。又非士庶所有。當非刺民間之詩也。

侯我於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尚之以瓊華乎而賦也。侯待也。我嫁者自謂也。門屏之間曰著。謂門內屏外人君視朝所立處也。著與宁音義同。按昏禮。婿往婦家親迎。既奠雁御輪。婿乃先往。侯于門外。婦至。婿揖婦以入。及寢門。揖入。升自西階。所謂侯我于著者。即昏禮婿侯門外。婦至。揖入之時也。充耳。淇奧傳云。充耳謂之瑱。天子玉瑱。諸侯以石。羅氏云。瑱以玉為之。以纁縛之。而屬于統。懸之當耳。統織如條。上屬于衡。素箋云。所

以懸瑱者。或名為統。織之人。君五色。臣則三色而已。尚箋云。猶飾也。飾之以瓊華者。謂懸統之末。所謂瑱也。瓊玉之美者。華正義云。謂色有光華。按毛解。充耳。琇瑩。謂天子用玉。諸侯用石。據周禮。弁師職。但云玉瑱。絕無用玉用石之別。此瓊華當即是玉。箋以為石色。似瓊。費解。顧夢麟云。充耳二字領頭。以素而懸。此瓊華之瑱也。言君子待我于門內之宁。我始得見之。其冠旁充耳以素。絲為統。統末加以瓊華之瑱焉。詩隱約不露。只一侯字。

寓意

侯我於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尚之以瓊瑩乎而



賦也堂下至門謂之庭庭在大門之內寢門之外俟我於庭即昏禮婿道婦及寢門揖入之時也青統之青也瑩玉色也

俟我於堂平而充耳以黃乎而尚之以瓊英乎而

賦也堂正寢也升階而後至堂此昏禮所謂升自西階之時也呂祖謙云既不親迎故但行婦至婿家之禮婿道婦入故于著于庭于堂每節皆俟之也黃統之黃也統有五色故于著言素于庭言青于堂言黃取以叶韻瓊英正義云英是華之別名言瓊華瓊英總借草木以形容玉之光色耳謝枋得云脩容盛飾非不美也惜乎

不知禮耳

著三章章三句

東方之日

淫奔者之詩序云刺衰也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以禮化也朱子云此淫奔者所自作非有刺也

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在我室兮履我即兮

興也東方則有日彼姝則在我之室皆往來無休期也故因所見以起興履躡即就也言此女躡我之跡而相就也

東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闈兮在我闈兮履我發兮



與也。闈，門內也。室在寢內，闈在門內，發行去也。言躡我而行去也。袁煒云：此女蓋日來而暮去者，來則在室，去則在闈，自室而出于闈，將行也。

東方之日二章章五句

東方未明

刺其君與居無節，號令不時。序云：刺無節也。朝廷與居無節，號令不時，挈壺氏不能掌其職焉。毛鄭欲以經合序，因解卒章云：柳木之不可為藩，猶狂夫不任挈壺氏之事。然序所謂挈壺氏不能掌其職者，蓋亦無所歸咎，而責諸挈壺之詞，非大指所在。畧之可也。

也

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

賦也。顛倒衣裳，急遽錯亂也。自從也。公君所也。禮羣臣之朝，辨色始入，有常期也。今東方未明，急起而顛倒其衣裳，亦既早矣。方顛倒衣裳之時，已有自公所來召者，君與尤早矣。說苑載魏文侯封太子擊于中山，後遣趙倉唐賜太子衣一襲，勅倉唐以雞鳴時至。太子起拜受，賜發篋視衣，盡顛倒。太子曰：趨早駕。君侯召擊也。倉唐曰：臣來時不受命。太子曰：君侯賜擊衣，不以為寒也。欲召擊，無誰與謀。故勅子以雞鳴時至。詩曰：東方未明，顛



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遂西至謁文侯大喜乃復封為太子

東方未晞顛倒裳衣倒之顛之自公令之

賦也晞明之始升令號令也上章召之第召見其人耳此則將有所使之

折柳樊圃狂夫瞿瞿不能晨夜不夙則莫

比也上二章刺君之失時此章言時之易辨也柳說文

云小楊也朱子云楊之下垂者柔脆之本也夏小正云

正月柳稊發樊藩籬也種菜曰圃瞿瞿驚顧之貌晨夜

毛傳作辰夜按朱傳多有與毛傳異字者他如終然允

臧之然作焉羊牛下括作牛羊求爾新特之爾作我胡

然厲矣之然作為家伯維宰之維作豕小旻抑二如彼

泉流作流泉朔月辛卯之月作日爰其適歸之爰作奚

天降滔德之滔作滔降予卿士之予作于不能晨夜謂

不能依晝夜之節明而動晦而休也夙早也莫說文云

日且冥也字从日在艸莽中言折柳以樊圃若不足恃

然狂夫見之尚驚顧而不敢越此猶晨夜之限甚明今

乃不失之早則失之莫也刺意在不夙則莫一句首二

章極言其早已舍得他日不免又太莫意詩但從早說

去而末以一莫字結之



東方未明三章章四句

南山

襄公淫于姜氏魯桓公不能制齊人刺之魯桓公  
 名軌一名允夫人文姜則齊僖公之女襄公親妹也  
 以桓三年歸魯桓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即莊公也  
 桓十八年公與夫人姜氏如齊將行申繻諫曰女有  
 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不聽姜氏  
 至齊襄公通焉公譎之夫人譎公于齊侯述公之言  
 曰同非吾子齊侯之子也齊侯怒與之飲酒于其出  
 焉使公子彭生送之于其乘焉拉折聲而殺之莊

公嗣位元年三月夫人孫于齊二年十二月夫人姜  
 氏會齊侯于禚四年二月姜氏享齊侯于祝丘五  
 年夏姜氏如齊師七年春姜氏會齊侯于防冬又會  
 齊侯于穀至八年冬齊侯為無知所弑十五年夏姜  
 氏如齊十九年秋姜氏如莒二十年二月姜氏如莒  
 二十一年七月姜氏薨正義云左傳于桓十八年如  
 齊之下始云齊侯通焉姦淫生于聚居不宜既嫁始  
 然且公羊傳稱桓公云同非吾子明非如齊之後始  
 與齊侯通也但左傳為公譎張本故于如齊之下始  
 言齊侯通耳莊元年經書三月夫人遜于齊公羊傳



云夫人固在齊矣其言遜何念母也桓公之薨至是年三月期而小祥公憂思少殺念及于母以其罪重不可以反之故書遜于齊耳其實先在于齊本未歸也至二年夫人會齊侯于禚是從魯往之則于會之前已反魯矣杜預以莊元年文姜來爲魯人所尤故三月又遜于齊此預創爲說前儒盡不然也按此詩以桓公存時姜氏如齊而作然非必定爲桓十八年時也豐道生云春秋文姜以桓二年歸魯至十四年其父僖公祿父卒禮諸侯之女適于諸侯父母在歲一歸寧則文姜自桓四年之後歸寧已當十度矣其一

不見于經者春秋常事不書父母在而歸寧禮之常也

南山崔崔雄狐綏綏魯道有蕩齊子由歸旣日歸止曷又懷止

此也此詩前二章刺齊襄後二章刺魯桓也南山齊南山也崔崔高大也綏綏求匹之貌箋云雄狐行求匹耦于南山之上形貌綏綏然喻襄公居人君之尊而爲淫泆之行魯道適魯之道蕩平易也齊子文姜也由從也婦人謂嫁曰歸懷思也止語詞言南山崔崔高大雄狐之在其上者綏綏然求匹居高而行邪行人所恥惡也



魯道蕩然平易齊子嘗從此道歸魯既曰歸止則魯婦  
矣何復思之乎

葛屨五兩冠綏雙止魯道有蕩齊子庸止既曰庸止曷又  
從止

此也葛屨周禮屨人掌王及后之服屨為赤舄黑舄赤

總黃總青絢素屨葛屨辨外內命夫命婦之命屨功屨

散屨凡四時之祭祀以宜服之注疏云複下也日舄禪

下日屨舄飾如纁六色相對為文屨飾如繡五色相次

為文舄屨有絢屨頭以有總牙底相接之縫有純以條

緣者飾也凡屨舄各象其裳之色大裘衮衣鷩衣毳衣

絺衣玄衣此六服皆纁裳赤舄韋弁衣以韎皮弁衣以

布此二弁皆素裳白舄冠弁服黑衣裳而黑舄冠弁玄

禕衣玄舄榆翟青舄闕翟赤舄鞠衣黃屨檀衣白屨祿

衣黑屨天子諸侯吉事皆舄其餘唯服冕衣去聲翟著舄

耳素屨即散屨非純吉有凶去飾者葛屨據夏而言若

禮服雖夏當用皮兩二屨也呂大鈞云屨與屨為耦雖

五兩各相耦冠弁冕之總名也郊特牲云委貌周道也

章甫殷道也毋追音牟夏后氏之道也周弁殷冔夏收

三王共皮弁素積綏說文云系冠纓也羅中行云二組

屬于笄順頤而下結之謂之纓纓之垂者謂之綏玉藻



云有事然後綏大帛不綏玄冠紫綏自魯桓公始也禮書云喪冠不綏吉冠皆綏言以葛爲屨則有五兩以綏飾冠則必以雙物各有耦不可亂也庸用也用此道嫁于魯也從相從也

藝麻如之何衡從其畝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既日告止  
曷又鞠止

興也此下二章追原魯桓成昏之始本不以正而反言以刺之藝種也東西耕曰橫南北耕曰從毛傳云衡獵之從獵之然後得麻齊民要術云麻欲得良田不用故墟耕不厭熟縱橫耕七遍以上則麻生無葉衡從其畝

蓋古法也必告父母娶妻者必稟命父母父母熟籌以爲可而後娶之所以隆重其事而不敢苟合也嚴粲云考之左傳惠公生桓公而薨桓公母仲子亦以隱二年薨桓公三年文姜乃歸魯是桓公娶妻之時無父母矣鞠窮也言苟告父母而娶則父母慎擇必得佳偶何至窮極邪意若此乎

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既日得止曷又極止

興也克能也箋云析薪必待斧乃能也極至也言苟因媒妁作合則始合以正何至恣極其邪意如此乎按春



秋桓三年公會齊侯于贏左傳云成昏于齊也杜預云公不由媒介自與齊侯會而成昏非禮也是則桓之娶文姜初不由媒而得故詩人反言之如此呂祖謙云國君夫人父母沒則使大夫寧于兄弟禮也姑姊妹已嫁而反兄弟弗與同席亦禮也是二禮者人不過以為別嫌明微耳亦未知其為甚急也及魯桓文姜犯是禮以如齊轉盼而罹拉幹之禍人其可以斯須去禮耶錢天錫云魯桓弑兄自立有危心焉結昏于齊歸田于鄭成亂于宋樹三強以自固尤屬望者齊耳齊襄恃強以行淫文姜挾齊以縱欲桓之不能制妻以齊之勢重也襄

之敢于淫妹以桓之中怯也

南山四章章六句

甫田

戒人躡等也

無田甫田維莠騫騫無思遠人勞心忉忉

比也此詩全篇皆比如小雅鶴鳴之例上二章喻躡等之無益末章喻循序之有成正以見其不必躡等也田謂耕治之甫大也莠害苗之草雅翼云今狗尾草也似稷而不結實無處不生騫騫朱子云張王之意嚴粲云蔓延長茂如有驕縱之狀忉忉憂勞也言無田甫田也



維草其盛矣無思遠人也實勞我心矣人之厭小務大忽近圖遠無益也

無田甫田維莠稂稂無思遠人勞心怛怛

比也稂謂稂然挺立也呂祖謙云驕驕稂稂皆稂莠侵凌嘉穀之狀怛說文云憊也

婉兮變兮總角巾兮未幾見兮突而弁兮

比也婉變少好貌巾兩角貌嚴粲云言兩角如巾字之形未幾未多時也突說文云犬從穴中暫出也方言云凡宰相見謂之突弁冠之大名言婉變然總角之童未久見之而忽戴弁以出矣循序者小自可大邇自可遠

也前二章非言當安于近小也但欲遠大者必自近小始耳徐常吉云先哲有謂甫田悟進學衡門悟處世可謂善讀詩矣

甫田三章章四句

盧令

獵者相譽也序云刺荒也襄公好田獵畢弋而不修民事百姓苦之故陳古以諷焉朱子云此詩大意與還畧同

盧令令其人美且仁

賦也盧毛傳云田犬也正義云犬有田犬守犬義訓云



良犬韓有盧宋有鵠盧黑色鵠黑白色令令纓環聲正義云環在犬領下如人冠纓然故云纓環聲其人指獵者逐獸者犬發縱指示者人也美以田事便捷輕利言仁寬厚之意從狩必俱須禽必均是其仁也

盧重環其人美且鬣

賦也重環子母環也謂大環貫一鬣鬣鬣好貌

盧重鋤其人美且偲

賦也鋤一環貫二也謂一大環貫二小環偲多鬣貌

盧令三章章二句

山前

刺魯莊公不能防閑文姜也

敝笱在梁其魚魴鰈齊子歸止其從如雲

比也敝壞也笱梁俱見邶谷風魴見召南汝墳鰈孔叢子云衛人釣于河得鰈魚焉其大盈車是鰈為大魚也

故毛傳云鰈大魚然此詩配魴鱣言之則鰈特魴鱣之類耳且盈車之魚非可入笱故箋以魚子易之爾雅云

鯢鯢鰈古字通用魚子國語里革云魚禁鯢鱣鳥翼鰈卵是鰈

為魚子也箋云魴也鰈也魚之易制者然而敝敗之笱不能制歸歸齊也其從箋云姪娣之屬如雲言盛也言

敝笱在梁雖魴鰈之魚任其往來矣故齊子歸齊而從



之者衆也

敝筍在梁其魚魴鱠齊子歸止其從如雨

比也鱣陸璣云似魴厚而頭大魚之不美者鱣食故里

語曰網魚得鱣不如陷茹或謂之鱣或謂之鱣幽州人

謂之鵝鴈埤雅云性旅行失水則死如雨言多也

敝筍在梁其魚唯唯齊子歸止其從如水

比也唯唯毛傳云出入不制正義云魚行相隨貌如水

喻衆

敝筍三章章四句

附序云刺文姜也齊人惡魯桓微弱不能防閑文姜

使至淫亂為二國患焉

齊則通姦魯則外淫是為二國患也朱子謂

桓當作莊蓋以桓公十八年不聽申繻之諫必欲

與文姜同如齊則姜氏此一行非由桓公不能制

而然及公薨于齊而姜氏之會齊侯者相望于春

秋一書則不能防閑當屬之莊公矣故改為刺莊

公是朱子但據左傳桓十八年姜氏如齊襄公通

焉而不知桓十八年以前桓三年以後姜氏未嘗

不如齊齊襄未嘗不通姜也辨見南山篇郝敬云

夫為妻綱如筍可制魚子之于母猶曰弗克故敝

筍以刺夫猶嗟以刺子序說各有當也



載驅

齊人刺文姜來會襄公也。序云齊人刺襄公也。無禮義故盛其車服疾驅通道大都與文姜淫播其惡于萬民焉。

載驅薄薄。簟茀朱鞞。魯道有蕩。齊子發夕。薄薄疾驅。聲簟方文。席也。茀車後戶也。簟茀謂以方文竹簟為車蔽也。朱朱漆也。鞞革之別名。以鞞鞞車所以為固。漆之以朱所以為飾。夕猶宿也。發夕謂離於所宿之舍。言驅車薄薄然聲疾。以簟為車蔽。以朱鞞為車飾。魯道蕩然平易。齊子發夕而行。曾無顧忌也。

四驪濟濟。垂轡瀾瀾。魯道有蕩。齊子豈弟。

賦也。驪馬深黑色。濟濟美貌。瀾瀾柔也。豈弟樂易也。言四馬皆驪。濟濟然美。垂其六轡。瀾瀾然柔。魯道蕩然平易。齊子樂易而來。曾無慚色也。

汶水湯湯。行人彭彭。魯道有蕩。齊子翺翺。

賦也。汶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西南入濟。在齊南魯北。湯湯大貌。行人往來之人。彭彭多貌。翺翺毛傳云猶彷彿。音祥也。言汶水湯湯然盛。遵汶水而行者。彭彭然多。亦誰不瞻視者。乃魯道有蕩。齊子翺翺而來。頑不知恥也。

汶水滔滔。行人儻儻。魯道有蕩。齊子遊敖。



賦也滔滔流貌。儵說文云行貌。上章以水之盛對言人之多。此章以水之流對言人之行。各有當也。謝枋得云：豈第翱翔遊敖，文姜情態歡忻快樂如此，無忌憚見矣。載驅四章，章四句。

猗嗟

刺魯莊公也。齊人傷魯莊公有威儀技藝，然而不能以禮防閑其母，失子之道。序序又云：人以爲齊侯之子焉，以展我甥兮。句謂拒時人言齊侯之子故也。今按詩中不必有此意。

猗嗟昌兮，頎而長兮。抑若揚兮，美目揚兮。巧趨踰兮，射則

臧兮

賦也。猗嗟，歎詞。正義云：猗是心內不平，嗟是口之喑阻。皆傷嘆之聲。頎，夢麟云：通詩皆贊辭，但章首各以猗嗟起，而含諷無限。展甥句亦贊辭，如後人宅相之說，不必謂又有微刺也。昌盛也。各章首句俱兼威儀技藝言，此句是綱領。頎長四句，威儀之盛。末句技藝之盛。下可類推。頎長貌，長以體貌言。抑揚以容止言。抑若揚者，言公于容止雖抑之，不欲表著，猶若揚而文章莫掩。况揚之又當何如揚。朱子云：目之動也。時方賓主酬酢，見其目之揚舉也。公羊傳云：宋萬嘗與魯莊公戰，獲乎莊公歸。



反爲大夫于宋曰甚矣魯侯之淑魯侯之美也天下諸侯宜爲君者惟魯侯耳然則魯莊公之美當時侈稱之矣趨疾行也曲禮注云行而張足曰趨禮有徐趨疾趨爲之有巧拙故美其巧趨踰毛傳云巧趨貌朱子云趨翼如也此蓋升階降階就位復位之時其揖遜之威儀如此射諸侯相朝而賓射也臧善也虛贊其善引起下章終日不出正及射則貫兮則臧之實也言猗嗟魯公威儀技藝何其盛也體則頎長而容止莫掩目則揚舉而趨走翼如威儀之盛如此諸侯相朝則有賓射正志直體射無不臧技藝之盛如此

猗嗟名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終日射侯不出正兮展我錫兮

賦也名猶稱也清目清明也儀賓射之儀儀既成言終事而禮無違也終日猶云畢事侯射布也侯有皮侯采侯獸侯三者考工記梓人云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張獸侯則王以息燕按皮侯者大射之侯也凡侯皆布爲之皮侯則以虎熊豹麋之皮飾其側示服猛詞迷惑也又方制皮以爲臺音謂之鵠著于侯中。天官司裘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諸侯則共熊侯豹侯卿大夫則供麋侯皆設其鵠五采之侯者賓射



之侯也亦用虎熊豹麋之皮飾其側而中畫五色以爲  
正夏官射人以射法治射儀王五正五米之正也中朱  
居外諸侯三正損玄黃孤卿大夫二正去白蒼而朱士射豸侯  
獸爲侯鄉射記所云天子熊侯白質白土諸侯麋侯赤  
質大夫布侯白布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是也君  
畫一臣畫二取陽奇陰偶之義畫虎熊豹取君臣相犯  
采侯謂之正考工記梓人爲侯廣與崇方參分其廣而  
鵠居一焉謂之鵠者取名于鵠鵠鵠小鳥而難中射

以中之爲雋故取名焉正大如鵠亦參分侯廣而正居  
一正亦鳥之捷黠者射之難中故取名正以采畫之有  
五正三正二正之別五正之侯中央之采方二尺以外  
準其采之多少正之廣狹均布之以至于外畔按射人  
職諸侯三正此詩所言諸侯賓射乃三正之侯也不出  
正發必中的也凡禮射三番而止第一番使三耦射之  
而未釋獲射訖取矢以復君與卿大夫等射釋獲飲不  
中者訖君與卿大夫等復射取中于樂節始取苟能中  
課有功終用成法教化之漸也然則初射惟三耦其後  
兩番君與卿大夫等射通三耦三而止而云終日不出



者美其久射而常中、非禮射終一日也、展誠也、姊妹之  
子曰甥、展我甥、今言稱其為齊甥也、此句又總上威儀  
技藝言之、言猗嗟魯公威儀技藝皆可稱也、目則清明  
而美儀則終事無失威儀可稱如此射雖終日不出于  
正技藝可稱如此信無愧為齊甥與

猗嗟變兮清揚婉兮舞則選兮射則貫兮四矢反兮以禦

亂兮

賦也、變好貌、清目之美也、揚眉之美也、婉亦好貌、舞于  
羽之舞、選箋云謂于倫等最上、朱子云異于眾也、貫貫  
布也、每射皆貫也、禮射布侯中必貫布始釋算、鄉射禮

云司射堂下北面命曰不貫不釋是也、所謂釋算者即  
釋獲也、算長尺有四寸、每中一矢則釋一算、盛算之器

曰中、去聲以木為之、刻為獸形、塗之以髮、前足跪、鑿背為

員孔、令容八算、二人為耦、人各四矢、故八算矢周禮司弓矢掌八矢

之法、在矢絜、矢利、火射、用諸守城、車戰、殺矢、鏃、矢、用諸

近射、田獵、矰、矢、弗、矢、用諸弋射、恒、矢、庫、矢、用諸散射、注

在殺、矰、恒、弓、所用絜、鏃、弗、庫、弩、所用四矢、禮射每發四

矢、謂之乘矢、有司初授矢于射者、射者受之、搢三挾一

个、謂插三矢帶右、而以一矢挾于弦、及射則次第發之

也、周禮射人職云王樂以騶虞九節、諸侯樂以貍首七



節孤卿大夫樂以采蘋五節士樂以采芣五節九節謂  
歌九終先五節以聽後四節以應乘矢七節三節先以  
聽五節一節先以聽尊卑樂節雖不同後四節以盡乘  
矢則同反箋云復也禮射三而止每射四矢皆得其故  
處也以禦亂今言莊公射藝之精可以禦亂呂祖謙云  
莊公弓矢之精觀其以金僕姑名射南宮長萬宋大夫莊十年  
乘丘之役公可見矣言猗嗟魯公威儀技藝變然好也  
射長萬獲之目則明而眉則美婉乎可愛威儀之變如此時乎舞則  
異于衆時乎射則中而貫韋且四矢之中皆得其故處  
巧力俱至誠可禦亂技藝之變又如此合衆美于一身

似可無憾矣而每爲人所不足何哉李樛云夫子曰君  
子多乎哉不多也世人乃專心于此而忘其本故莊公  
有威儀技藝之美而不免猗嗟之刺昭公習威儀之亟  
而不能止乾侯之禍漢成帝善修容儀升車正立不內  
顧而不能制趙氏之橫雖多才多藝而不務本何所補  
哉宋彭龜年爲嘉王光宗府直講因講魯莊公不能制  
其母云母不可制當制其侍御之人王問此誰之說龜  
年曰朱熹也自後每講必問熹說如何及嘉王卽位爲  
寧趙汝愚薦熹遂自知潭州召入經筵  
猗嗟三章章六句



魏

譜云、魏者、虞舜夏禹所都之地、在禹貢冀州雷首  
 之北、析城之西、周以封同姓焉、其封城南枕河曲、  
 北涉汾水、昔舜耕于歷山、陶于河濱、禹菲飲食、惡  
 衣服、卑宮室、此一帝一王、儉約之化、于時猶存、及  
 今、魏君嚳且、福急不務、廣脩德于民、教以義方、其  
 與秦晉隣國、日見侵削、國人憂之、當周平桓之世、  
 魏之變風始作、至春秋魯閔元年、晉獻公竟滅之、  
 以其地賜大夫畢萬、自爾而後、晉有魏氏、正義云、  
 襄二十九年左傳曰、虞虢焦滑霍楊韓魏皆姬姓、

是與周同姓也、魏世家絕不知所封、為誰、魯詩世  
 學則云、畢公高、文王庶子、武王弟也、初封畢伯成、  
 王進為魏侯、十餘世、晉侯詭諸滅之、畢萬降于晉、  
 為大夫、得食邑于魏、畢萬生犖、犖生魏武子、錡、錡  
 生魏悼子、呂相相生魏莊子、絳、絳生魏嬴、嬴生魏  
 獻子、舒、舒生魏襄子、曼、曼多生魏桓子、駒、駒生  
 斯、斯請周威烈王命為魏文侯、而與趙籍、韓虔、廢  
 晉靖公為家人、文侯之子則魏武侯、擊、擊之子則  
 梁惠王、嚳也、其後又六傳而至魏王假、為秦所滅、  
 蓋自畢公國于今解州之地、即今山西平陽府至畢萬復



邑于此呂相徒次霍魏舒分晉十縣斯城少梁滅  
晉擊城安邑營徒大梁故秦灌大梁虜假詩魏風  
則畢公以後畢萬以前解州之地也水經注云故  
魏國城南西竝去大河可二十餘里北去首山十  
餘里處河山之間土地迫隘蘇轍云魏地入晉久  
矣其詩疑皆為晉而作故列于唐風之前猶邶鄘  
之于衛也朱公遷云魏詩為晉作似矣然國小無  
政似非晉事朱子云按篇中公行公路公族皆晉  
官疑實晉詩又恐魏亦嘗有此官蓋不可考矣詩  
故云魏詩皆未滅時作正義云襄二十九年左傳

曾為季札歌魏曰美哉大而婉儉而易行以德輔  
此則為明主也此詩竝刺君而季札美之者美其  
有儉約之餘風而無德以將之失于太儉故詩人  
刺之

葛屨

魏地陘隘其俗儉嗇而褊急故縫裳之女作是詩以  
刺之序云刺褊也魏地陘隘其民機巧趨利其君  
儉嗇褊急而無德以將之

糾糾葛屨可以履霜摻摻女手可以縫裳要之褊之好人  
服之



興也。糾糾毛傳云猶繚繚也。正義云稀疏之意。朱子云繚戾寒涼之意。摻摻毛傳云猶纖纖也。正義云纖細之貌。說文作撮云好手貌。女婦未廟見之稱也。毛傳云婦人三月廟見然後執婦功。縫以鍼紩衣也。箋云使未三月婦縫裳者利其事也。要裳襖襖衣領好人。朱子云猶大人也。言糾糾葛屨本非可以履霜。今則可以履霜矣。纖纖女手本未可以縫裳。今則可以縫裳矣。又使治其要襖適要襖方成好人。遂從而服之。若不俟其治之畢者。徐光啓云唐人論詩有隱字體。謂可以履霜之上隱不字。其說非也。可以履霜與宜岸宜獄一例。意旨殊佳。

若作隱字格則淡然無復義趣。惟不戢不難受福。不那古詩黃鳥不戀枝。此則不字上似有豈字。枯桑知天風。海水知天寒。此則知字上似有不字。然尋其語氣頗似詰問之意。會得此意。當知豈字不字亦不消得。故曰古人文字圓滿具足。後人補綴皆畫蛇添足也。

好人提提宛然左辟。佩其象。掃維是福。心是以爲刺。賦也。提提安舒之意。宛辟貌。嚴粲云委曲遜順貌。左辟。楊守勤云古人以右爲尊。故讓人在右而自辟于左也。掃所以摘髮用象爲之。貴者之飾也。福說文云衣小也。或云衣急蓋以狹小而急。故取以名焉。輔廣云此章刺



其表裏之不相副自其外觀之則進止之安舒遜讓之有節服飾之貴盛宜若無可刺矣然其心褊迫急促如前所云是以不能無刺也

葛屨二章一章六句一章五句

附錄按偕老篇云象之掃也掃一名搔首若今之釵非

男子之飾也子貢傳申培說皆謂魏之內子儉不中禮媵者怨之好人即內子也

汾沮洳

刺儉不中禮之詩 國儉則示之以禮儉不中禮故以為刺亦由褊心而然

彼汾沮洳言采其莫彼其之子美無度美無度殊異乎公路

興也汾水名一統志汾河源出山西太原府靜樂縣管

涔山沮洳水浸處下濕之地莫菜也陸璣云莖大如箸

赤節節一葉似柳葉厚而長有毛刺今人纒以取繭緒

其味酢而滑始生可為羹又可生食五方通謂之酸迷

冀州人謂之乾絳埤雅云子如楮實而紅今吳越呼為

茂子彼其之子指在位者美以威儀嫺習言無度言不

可以尺寸量也朱公遷云此以兩彼字相呼為興後兩

句轉其語而譏之顧夢麟云以無度反照則言采其莫



自謂其多、隨取而足之意也。公路朱子云、掌公之路車、  
晉以卿大夫之庶子為之。按左傳宣二年、初驪姬之亂、  
詛無畜羣公子、自是晉無公族。及成公即位、乃宦卿之  
適子而為之、田以為公族。又宦其餘子、亦為餘子。其庶  
子為公行。晉于是有公族。餘子公行。趙盾請以括為公  
族。冬、盾為旄車之族。服虔云、輶車、戎車之倅。杜預云、公  
行之官是也。蓋公族以適子為之、公行以庶子為之。其  
稱餘子者、適子之母弟也。亦治餘子之政。盾自以為本  
庶子、故辭公族而為公行。即公路也。言彼汾之沮洳、有  
如莫生焉、則隨采而足矣。彼其之子、儀容修整、禮節舒徐、

其美不可以尺寸量矣。然外雖美而其中褊急、殊不似  
貴人也。

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彼其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異乎公  
行。

興也。一方、彼一方也。上沮洳、廣指汾旁所浸之地。此則  
就近水之處而言。差狹矣。英、草木之華。如英、言閑雅藻  
飾。文采著見。如華之可觀。公行、即公路也。正義云、以其  
主君路車、謂之公路。主兵車之行列、則謂之公行。正是  
一官變文韻句耳。

彼汾一曲、言采其蕢。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殊異乎公



族

興也。一曲謂水曲流處。此一方又狹矣。蕒，毛傳云水蕒也。爾雅云蕒，牛唇。郭璞云如續斷寸寸有節，拔之可復生。陸璣云今澤蕒也。葉如車前草，大味亦相似。圖經云春生苗葉似牛舌，獨莖而長，秋開白花，作藜似穀精草。美如玉者，容飾溫潤，縝密無瑕，可指公族。箋云主君同姓，昭穆也。成十八年左傳云晉荀息，荀會，欒黶，韓無忌，為公族。大夫使訓卿之子弟，恭儉孝弟，疏公族之官，掌教公之子弟，卿之適子，亦屬公族。

汾沮洳三章章六句

園有桃

詩人憂國小而無政，故作是詩。序云刺時也。大夫憂其君國小而迫，而儉以嗇，不能用其民而無德教，日以侵削，故作是詩也。朱子云國小而迫，日以侵削者，得之餘非是。

園有桃其實之殺心之憂矣。我歌且謠，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驕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興也。樹果曰實，殺食也。毛傳云曲合樂。琴瑟曰歌，徒歌曰謠。歌且謠者，只是不一歌而足之意。歌謠正以寫所憂。



非假此釋憂也、實則茹而納之、憂則寫而出之、以事理之必至為興、我士詩人自謂也、彼人二句、即不知我者之語、彼人指魏君臣子、曰指歌謠言其助語辭、彼園有桃、其實可殺矣、我心有憂、則歌謠以寫之矣、不知我者謂我指斥時事、長言無忌、是為驕慢、且曰彼所為已矣、子言何為如此、然則國人狃于燕逸、誰知我憂者、人不知我、特未之思耳、誠思之、自知我憂所在、而不非我矣、輔廣云、黍離之憂、憂王室之已覆也、園有桃之憂、憂魏國之將亡也、憂其已覆而不我知、則亦已矣、憂其將亡而不我知、則欲其思之者宜也、謝枋得云、使忠臣義

士之心、略見知于人、通國上下、不羣吠而眾惡之、問其所憂者何說、所當行者何事、急為扶顛持危、豈驟滅其國哉、

園有棘、其實之食、心之憂矣、聊以行國、不知我者、謂我士也、罔極、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興也、棘、毛傳云、棗也、埤雅云、酸棗也、圖經云、酸棗、野生似棘而圓小、味酸、爾雅疏云、棗實小而酢者、名檉、聊且畧之、詞行國如屈原行吟澤畔之謂、蘇轍云、聊以行國、行告人以不可也、罔極、謂出遊狂歌、似縱恣不羈也、



園有桃二章章十二句

陟岵

孝子行役不忘其親而作序云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國迫而數侵削役乎大國父母兄弟離散而作是詩也箋云役乎大國者為大國所徵發朱公遷云觀陟岵而魏之役其民者可知觀碩鼠而魏之賦其民者可見

陟彼岵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上慎旃哉猶來無止

賦也正義云釋山云多草木岵無草木岵同毛傳云無

草木曰岵下云有草木曰岵與爾雅正反當是傳寫誤也趙頤光云山久則草木生之故从古郝敬云征夫何暇登臨孝子思親何待升眺託言以寓望鄉之情耳父曰二字貫至末皆想像父念已之言也上猶尚也旃之也言我行役思親登山望父父必曰嗟予子行役夙夜勤勞不得止息庶幾慎之哉善保其身猶可來歸而不止于彼也徐士彰云不言已念親而反言親念已則所以存諸心者益切不言已之自慎而言親之欲其慎則所以保其身者益至

陟彼岵兮瞻望母兮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無寐上慎旃



哉猶來無棄

賦也季少子也無寐言其勞之甚也棄棄尸中野也

陟彼岡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上慎旃

哉猶來無死

賦也言我之念父母如此而所賴以養父母者兄也爰

陟岡而望兄兄必曰嗟予弟行役夙夜與儕為伍不得

自如庶幾慎旃無死猶得同侍父母也

陟岵三章章六句

十畝之間

政亂國危賢者不樂仕於其朝思與其友歸于農圃

也序云刺時也言其國削小民無所居焉蘇轍云

國削則民削矣未有地亡而民存者朱子云國削則

民隨之序文殊無理

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行與子還兮

賦也畝司馬法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禮記疏云徑一步

長百步為畝折而方之則東西南北各十步至秦孝公

始制三百四十步為畝故程子云古百步當今之四十

一步今百畝當古之二百五十畝也十畝之間郊外所

受場圃之地也桑者猶言老農老圃也閑閑往來者自

得之貌行猶將也還猶歸也仕于朝者方極匆忙而回



顧農圃反自閑適安得不美

十畝之外兮桑者泄泄兮行與子逝兮

賦也十畝之外隣圃也泄泄猶閑閑也逝往也

十畝之間二章章三句

伐檀

美賢者勵志也

序云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而受

祿君子不得仕進爾說者謂在位貪鄙不稼不穡四

句是也君子不得仕進首三句是也朱子云此詩專

美君子之不素餐如後世徐穉之流非其力不食者

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漪不稼不穡胡

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貍兮彼君子兮

不素餐兮

賦也坎坎伐檀聲檀材可為車四牡檀車幘幘是也干

厓也漣風行水成文漪語詞通作兮伐檀稼穡狩獵俱

借以形容君子之自食其力志有如此非真以君子為

輪輿者流也種之曰稼斂之曰穡胡何也胡取胡可取

也禾嘉穀也廛一夫所居也禾三百廛者三百家之稅

食邑所入也所以言三百者易訟封其邑人三百戶先

儒以為下大夫制語稱伯氏駢邑三百是也下億困做

此廛內有困困所藏每困各得禾秉一億徐光啓云稼



穡而得禾也。吾安之稼穡而不得禾也。吾甘之。若不稼  
不穡，何以得禾？卽有之，不願也。箋云：冬獵曰狩，宵田曰  
獵。正義云：經曰不狩不獵，則狩與獵別。故以獵爲宵田。  
此對文耳。散卽獵，通晝夜狩兼四時。縣繫也。貍獸名。爾  
雅云：貍，同貉。子貍，輔廣云：不稼穡則不得粒食，不狩獵則  
不得鮮食。人所食雖多，此二者爲大。故舉言之。素空餐  
食也。言君子用力伐檀，將以爲車而行陸。今乃寘之河  
干，但見河水清漣，則非用檀之地。于食力之志不遂矣。  
然君子豈以此自沮其志，以爲不耕則不可得禾，不獵  
則不可得獸？彼君子兮，不以謀之不遂自悔，而益以事

之當爲自勵，是真能不空食者矣。君子寧勞而無功，不  
肯無功而食人之食。此先難後獲之意也。

坎坎伐輻兮，寘之河之側兮。河水清且直，猗不稼不穡，胡  
取禾三百億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特兮。彼君子兮，  
不素食兮。

賦也。伐輻，蒙上章言伐檀爲車輻也。輻，說文云：輪輻也。  
謂車輪中木之直指者。考工記：輻人云：輪輻三十，以象  
日月也。老子云：三十輻共一轂，側旁也。直，毛傳云：直波  
也。億，毛傳云：萬萬曰億。箋云：十萬曰億。按億有小大二  
數。楚語：百姓千品，萬官億醜，皆以數相十。此小億也。數



萬至萬曰億是大億也。韋昭云：十萬曰億，古數也。秦時改制，始以萬萬為億。然則從鄭為正。箋云：三百億禾秉也。把之數正義云：若為釜斛之數，則大多不類。特毛傳云：獸三歲曰特。爾雅云：豕生三縱二師一特。此特應謂豕耳。上下章豕鶉皆專指一物。

坎坎伐輪兮，寘之河之漘兮。河水清且淪，猗猗不穫。胡取禾三百困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鶉兮，彼君子兮，不素飭兮。

賦也。輪，說文云：有輻曰輪，無輻曰輪。考工記：兵車革之輪六尺，有六寸田車。木之輪六尺，有三寸乘車。玉路金路象路

之輪六尺，有六寸。以馬大小為節也。兵車乘車駕國馬田車駕田馬。又云：輪人為輪，斬三材。所以為輻輻牙必以其時。三材既具，巧者和之。轂也者，以為利轉也。輻也者，以為直指也。牙輻也者以為固抱也。輪敝三材不失職。敝盡而輻謂之完。漘見王葛藟淪毛傳云：小風水成文轉如輪也。困，說文云：廩之圉者，方謂之京。鶉，見鄜風。飭，說文云：舖也。从夕，食。

伐檀三章章九句

碩鼠

民困于貪殘之政，託言大鼠害已而去之。序云：刺重斂也。國人刺其君重斂，蠶食于民，不脩其政，貪而



畏人若大鼠也朱子云此亦托于碩鼠以刺其有司之詞未必直以碩鼠比其君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逝將去女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

比也徐光啓云此詩託言之比蓋為尊者諱故寓意于鼠不必補正意下段不必言鼠亦不必言人只順文說為是碩鼠爾雅有鼯鼠郭璞謂頭似兔青黃色好在田中食粟豆關西呼為鼯音瞿鼠許慎謂碩鼠五技能飛不能上屋能游不能渡谷能緣不能窮木能走不能先人能穴不能覆身陸璣云今河東有大鼠能人立交前兩

足于頸跳舞善鳴食人禾苗人逐則走入樹空中亦有五技其形大故序云大鼠也魏國今河北縣言其方物宜謂此鼠非鼯鼠也貫習顧念逝往適之也樂土有道之國連稱樂土歆羨之辭爰於也所猶處也言碩鼠碩鼠毋食我黍以戕吾生吾已三歲習女之苦今猶莫我肯顧念我逝將去女適彼可樂之士既適樂土豈不得我所乎古者三年大比民數改定版籍此時聽民遷徙故云三歲貫女逝將去女

碩鼠碩鼠無食我麥三歲貫女莫我肯德逝將去女適彼樂國樂國樂國爰得我直



樂此也。麥者接絕續乏之穀。今為所食。民困甚矣。德惠也。不肯施德于我。直謂遂其生。無屈抑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苗。三歲貫女。莫我肯勞。逝將去女。適彼

樂郊。樂郊樂郊。誰之永號。

此也。食黍不足而食麥。食麥不足而食苗。苗者禾未秀也。食至此。此其貪之甚也。勞動苦也。謂不以我為勤勞也。永號長呼也。被其害故哀鳴去則害不及。故曰為誰。永號徐光啓云。載碩鼠于魏風之末。以見并于晉之由。

碩鼠三章章八句。大序曰。豳風全賦。此賦言其式也。

詩經廣大全卷七終。人太前入張與去人。詩經中亦。



